

3~5岁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异常发生率及相关因素

周玉明 戚艳杰 张之霞 何凡 郑毅

10008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通信作者: 郑毅, Email: yizheng@ccmu.edu.cn

DOI: 10.3969/j.issn.1009-6574.2019.08.003

【摘要】 目的 探讨农村3~5岁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发生率及相关因素。方法 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采用横断面调查全国12个省27个县内农村地区家庭5 050名3~5岁儿童情绪和行为异常发生情况,主要应用长处与困难问卷(SDQ)进行评估,比较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情绪与行为异常情况。结果 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发生率为13.3%(140/1 046),非留守儿童为14.7%(590/4 005),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hi^2=1.237, P=0.266$)。留守儿童组的同伴交往异常发生率(5.0%, 52/1 046)低于非留守组(7.2%, 287/4 005),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hi^2=6.732, P=0.012$)。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主要监护人赞同体罚会增加留守儿童发生情绪和行为问题的风险($OR=1.655, 95\%CI=1.121 \sim 2.444$)。结论 3~5岁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不存在差异。赞同体罚会增加留守儿童发生情绪和行为问题的风险。

【关键词】 农村地区; 留守儿童; 情绪; 行为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6YFC1306100);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2012BAI01B02)

Prevalence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ged 3 to 5 years and related factors

Zhou Yuming, Qi Yanjie, Zhang Zhixia, He Fan, Zheng Yi

The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s,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Disorders, Beijing Andi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8,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eng Yi, Email: yizheng@ccmu.edu.cn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related factors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ged 3 to 5 year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abnormalities among 5 050 children aged 3 to 5 years in 27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of 12 provinces across China using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left-behind children was 13.3% (140/1 046), and that of non-left-behind children was 14.7% (590/4 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hi^2=1.237, P=0.266$). The prevalence of peer association abnormalities in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group was 5.0% (52/1 046)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on-left-behind group (7.2%, 287/4 005), and there was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chi^2=6.732, P=0.012$).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imary caregivers agreed that corporal punishment increased the risk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left-behind children ($OR=1.655, 95\%CI=1.121-2.444$). **Conclusions**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prevalence of behavioral problems betwee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non-left-behind children aged 3 to 5 years. Supporting corporal punishment increases the risk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left-behind children.

【Key words】 Rural areas; Left-behind children; Emotions; Behavior

Fund programs: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2016YFC1306100); National "Twelfth Five-Y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rogram (2012BAI01B02)

情绪和行为问题在发达国家6岁以下儿童很常见^[1],发生率为3%~40%^[2]。有研究表明,童年期的情绪和行为障碍会增加成年期发生精神障碍的

风险^[3]。美国的调查表明,经济条件差、单亲家庭都将会增加情绪和行为问题发生的风险,80%的有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儿童会影响他们成年后的社会功能^[4]。

情绪和行为问题对儿童的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消极影响,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5]。在我国0~5岁农村留守儿童占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38.37%^[6]。

近年来,留守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我国3~5岁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研究较少,为此本研究旨在调查全国范围内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区域,了解3~5岁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异常的发生率及各种相关因素。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为横断面调查,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儿童人口状况:数据与事实2013》的报道,我国留守儿童主要分布在中西部人口大省,如四川、安徽、河南、广西、湖南等省,因此调查对象为全国12个省27个县内农村地区3~5岁处于学龄前期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或主要看护人。县的选取,主要依据前期向卫生行政部门了解情况,选取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县,每个省选取2~3个县。留守组的纳入标准:(1)儿童年龄3~5岁,父母双方都外出打工超过6个月或一方外出超过6个月另一方无监护能力;(2)户籍所在地为农村,并长期居住于农村地区(超过6个月);(3)自愿参加本次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非留守组纳入标准:儿童年龄3~5岁,父母未外出打工或一方外出时间不超过6个月,与留守组在同一区域的。排除单亲家庭、流动人口家庭、孤儿。本研究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批号为2013(06)。总共调查5 060人,最后得到有效数据5 051人,有效应答率为99.8%,其中留守组1 046人,非留守组4 005人。

二、方法

在计算样本量时,既要保证在核心指标对全部27个项目县的每个调查组别的代表性,也要满足在一般指标上对各省各调查组别最小分析样本的需求。采用配额抽样调查的方法,通过事后加权调整,达到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地代表相应总体的效果。利用权数对数据进行了调整,权数包含了设计权数和事后结构权数两项内容,设计权数反映了各县样本与各县儿童总体的调整,事后权数反映了各县样本的性别结构与各县儿童总体的性别结构的调整。在调查留守儿童时,同一地点调查非留守儿童。

主要调查以下信息:(1)一般人口学问卷:收集这些儿童的基本信息,比如年龄、性别、民族、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状况、是否入幼儿园。根据既往研究数据,2015年家庭人均年收入<4 000元定义为经济条件较差,4 000~8 000元定义为中等,8 000元定义为较好^[7]。(2)家庭养育环境问卷:收集留守儿童主要养护人的信息。比如,主要养护人是谁,主要养护人的年龄、文化程度、是否赞同体罚、是否拥有与年龄水平匹配的图书、是否经常带孩子外出活动。(3)亲子交流信息问卷:收集父母外出打工后,与留守儿童亲子交流的有关信息,包括多久没有见到父母、父亲外出有多长时间、母亲外出有多长时间。父母离开后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视频、电话、书信等),与孩子交流的频率如何,每次交流多长时间。(4)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由美国心理学家Goodman^[8]于1997年根据DSM-IV和ICD-10诊断标准设计编制而成。在2001年再次进行修订后,被40个国家和地区引进和应用^[9-10],2005年引进中国,Du等^[11]对该量表的中文版进行了标准化测试,制定了中国常模,在筛查儿童青少年情绪和行为问题方面具有良好的信度及效度。本研究使用的SDQ(家长版)有25个条目,每个条目有“不符合”“有点符合”和“完全符合”3个选项,分别计0、1、2分,其中第7、11、14、21和25反向计分。该量表各因子对应的条目为:情绪症状因子:3、8、13、16、24;品行问题因子:5、7、12、18、22;注意缺陷因子:2、10、15、21、25;同伴交往因子:6、11、14、19、23,以上四个因子总分相加所得的分数即为困难总分,分数越大表明心理行为问题越大。亲社会行为因子:1、4、9、17、20条目,分数越大表示与社会接触能力越好。根据中国常模,在本研究中,定义SDQ困难总分>16分为情绪和行为异常,亲社会行为<5分定义为异常,各个因子情绪症状因子>4分、行为问题>3分、同伴交往问题>5分、多动注意力缺陷>7分,定义为异常。

调查员为当地卫计委工作人员,调查开始前由课题组成员对调查员进行了调查问卷的统一培训,充分理解问卷内容。通知到各个区县、乡镇,符合纳入条件的家庭到当地卫生行政部门集中,调查人员对家属进行一对一访谈,整个调查过程中,都有至少2名精神科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医师给予现场的督导。

三、统计学方法

所有问卷收回后进行统一编码,使用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对留守组及非留守组的人口学资料进行对比,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对SDQ总分异常发生率及各个因子异常发生率进行 χ^2 检验。一般情况问卷、家庭养育环境及教育互动问卷、亲子交流问卷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引入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异常相关因素的分析。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一般人口学及家庭养育环境特征比较:见表1。经过加权计算,留守组儿童1 046人,非留守组儿童4 005人。留守组儿童主要监护人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占97.2%,平均年龄(55.69 ± 6.60)岁。主要监护人受教育水平为小学或文盲达到72.9%。留守儿童组父母受教育水平稍好于非留守儿童组,文盲比

例较低,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例较高,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留守组监护人赞同体罚的比例高于非留守组,非留守拥有与年龄匹配的书籍比例高于留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其余变量未见差异。

2.留守组与非留守组情绪和行为问题比较:见表2。留守组的情绪和行为异常(SDQ总分>16)发生率低于非留守组,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亲社会因子方面,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DQ的各因子方面,留守组儿童的同伴交往异常发生率低于非留守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各因子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

3.影响留守儿童发生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因素分析:见表3。在留守组中,心理行为异常组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包括:赞同体罚,是否经常带孩子出去活动,是否拥有适合该年龄段的书籍。

将检验水平提高到 $P=0.15$,则变量父亲外出时间($P=0.106$)符合。年龄和性别是两个可能影响

表1 留守组与非留守组儿童一般人口学及家庭养育环境比较

项目	留守组 (n=1 046)	非留守组 (n=4 005)	χ^2/Z 值	P值	项目	留守组 (n=1 046)	非留守组 (n=4 005)	χ^2/Z 值	P值
年龄[岁, $M(P_{25}, P_{75})$]	4(4, 5)	4(3, 5)	-0.851	0.395	家庭经济状况(人, %)				
性别(人, %)					较好	296(28.4)	1 042(26.0)		
女	495(47.3)	2 138(53.4)			一般	395(37.9)	1 678(41.9)	0.339	0.844
男	551(52.7)	1 868(46.6)	0.160	0.689	较差	350(33.6)	1 285(32.1)		
民族(人, %)					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生活 (人, %)				
汉族	957(91.5)	3 650(91.1)			无	274(26.2)	697(17.6)		
其他	89(8.5)	323(8.9)	0.131	0.718	1个	422(40.4)	1 610(40.7)	0.911	0.634
是否上幼儿园(人, %)					2个及以上	349(33.4)	1 646(41.6)		
否	155(14.8)	553(13.8)			拥有与年龄匹配的书籍 (人, %)				
住	891(85.2)	3 548(86.2)	0.708	0.400	有	705(67.4)	2 923(73.0)	12.694	< 0.001
父亲受教育水平(人, %)					无	341(32.6)	1 083(27.0)		
文盲	16(1.5)	117(2.9)			监护人赞同体罚(人, %)				
小学	186(17.9)	721(18.1)	6.441	0.040	否	443(45.1)	2 240(59.0)	60.926	< 0.001
初中及以上	839(80.6)	3 142(78.9)			是	539(54.9)	1 558(41.0)		
母亲受教育水平(人, %)									
文盲	27(2.6)	246(6.3)							
小学	213(20.5)	687(17.5)	24.227	< 0.001					
初中及以上	797(76.9)	2 991(76.2)							

表2 两组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发生率及各个因子异常率比较(人, %)

组别	人数	总体	社会应对	情绪症状	品行问题	注意缺陷	同伴交往
留守组	1 046	140(13.3)	166(15.9)	133(12.7)	149(14.3)	65(6.2)	52(5.0)
非留守组	4 005	590(14.7)	554(13.8)	560(14.0)	564(14.1)	242(6.0)	287(7.2)
χ^2 值		1.237	2.856	1.103	0.021	0.046	6.372
P值		0.266	0.091	0.294	0.884	0.831	0.012

结果的非常重要的变量。将以上这些因素作为自变量,以是否发生情绪和行为异常作为因变量,引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主要监护人或养护人赞同体罚会增加留守儿童发生情绪和行为问题的风险,其余因素没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4。

讨 论

一般人口资料及家庭养育环境的分析表明,留守儿童组的父母受教育水平优于非留守儿童组,两组家庭经济水平没有差异。留守儿童组监护人或养护人赞成体罚的比例高于非留守儿童组,而拥有与孩子年龄相适应的图书比例却低于非留守儿童组,可见留守

表3 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正常组和异常组相关变量比较

项目	正常组 (n=906)	异常组 (n=140)	χ^2/Z 值	P值	项目	正常组 (n=906)	异常组 (n=140)	χ^2/Z 值	P值
年龄[岁, $M(P_{25}, P_{75})$]	4(4, 5)	4(3, 5)	-0.289	0.773	家庭经济水平(人, %)				
性别(人, %)					好	259(28.7)	37(26.6)		
女	435(48.0)	60(43.2)	1.655	0.198	一般	347(38.4)	48(34.5)	1.932	0.381
男	471(43.0)	79(56.8)			差	297(32.9)	54(38.8)		
民族(人, %)					父亲外出时间(人, %)				
汉族	826(91.2)	131(93.6)	0.898	0.343	1年以下	765(85.2)	111(79.9)	2.610	0.106
其他	80(8.8)	9(6.4)			1年以上	133(14.8)	28(20.1)		
是否入幼儿园(人, %)					母亲外出时间				
否	138(15.2)	17(12.2)	0.859	0.354	1年以下	769(85.8)	117(84.8)	0.106	0.745
是	768(84.8)	122(87.8)			1年以上	127(14.2)	21(15.2)		
主要监护人是谁(人, %)					多久联系一次(人, %)				
祖父母	879(97.6)	137(98.6)	0.817	0.790	1 d至1周	560(62.3)	79(57.2)	1.555	0.460
其他成年亲属	21(2.3)	2(1.4)			1周至1个月	138(15.4)	139(14.5)		
未成年亲属	1(0.1)	0(0.0)			不固定或不联系	201(22.4)	257(26.9)		
主要监护人受教育水平(人, %)					每次聊多久(人, %)				
文盲	214(23.8)	36(26.1)	0.349	0.840	> 30 min	46(5.2)	6(4.6)	2.121	0.346
小学	440(48.9)	66(47.8)			< 10 ~ 30 min	276(31.3)	33(25.4)		
初中及以上	245(27.3)	36(26.1)			10 min以内或不固定	560(63.5)	91(70.0)		
父亲受教育水平(人, %)					监护人赞同体罚(人, %)				
文盲	14(1.5)	3(2.2)	0.469	0.791	否	398(46.9)	45(33.8)	7.901	0.005
小学	160(17.7)	26(19.0)			是	451(53.1)	88(66.2)		
初中及以上	731(80.8)	108(78.8)			拥有与年龄匹配的图书 (人, %)				
母亲受教育水平(人, %)					有	621(68.5)	84(60.4)	3.612	0.047
文盲	24(2.7)	3(2.2)	1.378	0.502	无	285(31.5)	55(39.6)		
小学	180(20.0)	33(24.3)			监护人经常带孩子出门 活动(人, %)				
初中及以上	697(77.4)	100(73.5)			是	811(89.5)	117(84.1)	3.458	0.043
几个兄弟姐妹同住(人, %)					否	95(10.5)	22(15.8)		
0个	231(25.5)	42(30.2)	1.600	0.449					
1个	372(41.1)	51(36.7)							
2个以上	303(33.4)	46(33.1)							

表4 留守儿童组情绪和行为异常的相关因素分析

因素	β 值	S.E.	Wald χ^2 值	OR值	95%CI	P值
父亲外出超过1年	0.389	0.240	2.625	1.476	0.922 ~ 2.263	0.105
监护人赞同体罚	0.504	0.199	6.422	1.655	1.121 ~ 2.444	0.011
监护人不带孩子外出活动	0.479	0.270	3.152	1.614	0.951 ~ 2.738	0.076
没有与年龄匹配的书籍	0.250	0.198	1.600	1.285	0.871 ~ 1.893	0.206
性别(女/男)	-0.235	0.192	1.506	0.790	0.543 ~ 1.151	0.220
年龄	-0.126	0.107	1.368	0.882	0.714 ~ 1.089	0.242
常数项	-1.732	0.491	12.450	0.177	0.999 ~ 4.393	< 0.05

儿童的养护人家庭教育观念落后于非留守组。

留守儿童发生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与非留守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3.3%比14.7%, $P > 0.05$), 结果低于山东省所做的3~6岁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心理行为调查结果^[12](16.5%比14.3%, $P > 0.05$), 可能所选的研究对象只限于山东省的两个县, 而本研究代表的为全国范围内的水平, 因此总体发生率可能会降低。在安徽所做的一项学龄前留守儿童心理行为的调查^[13], 使用儿童心理健康量表作为工具, 也得出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没有差异的结果。综上所述, 目前国内几项关于学龄前的留守儿童的调查, 结果表明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发生率没有差异, 可能在该年龄段父母关爱的缺失对孩子心理发展造成的影响尚处于积累阶段, 还没有到问题集中爆发的阶段。国外研究显示, 经济条件较差的肯尼亚所做的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13%^[14], 中等经济水平的土耳其为11.9%^[15], 发达国家德国发生率为12.4%^[16], 由此来看, 我国农村学龄前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发生率仍比较高。但以上这些研究, 均使用儿童行为量表(CBCL)作为研究工具, 且存在地域和文化的差异, 但情绪和行为问题发生率大体相近。在挪威开展的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筛选, 首先使用SDQ作为筛查工具, 然后由专业人员通过结构式会谈, 确定是否存在情绪和行为问题, 由此得出的检出率较低为7.1%^[17], 该研究使用方法较为严谨, 也正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没有经过第二步的专业人员的进一步确诊, 也没有经过长期随访, 因此发生率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另外, 由于横断面调查的研究设计, 年龄范围只是3~5岁, 在该年龄段两组之间不存在差异, 并不能证实以后不会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 这也是本研究的局限性。

既往在我国7省市所做的4~6岁留守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调查结果表明, 亲社会行为因子、品行问题因子、多动注意缺陷因子的异常率, 均高于非留守儿童^[18]。但在本研究中, 这些因子未得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 同伴交往问题因子在留守组儿童异常发生率为5.0%, 低于非留守儿童组的7.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原因可能是虽然留守儿童经历家庭教育和情感的缺失, 大部分仍然存在较高的心理弹性水平^[19], 因此在同伴交往方面甚至表现优于非留守儿童。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主要监护人赞同体罚是影响该年龄段留守儿童心理

行为问题发生的重要因素。一项在恩施所做的针对学龄期儿童伤害的调查表明, 留守儿童伤害发生率为21.81%, 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的13.46%, 家长责骂体罚的教育方式、留守状态是增加伤害发生的风险因素^[20]。

综上所述, 在3~5岁年龄段所做的全国性的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的横断面调查表明,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发生率尚没有差异。两组之间在经济条件、父母受教育水平、围生期状况等方面没有差异。留守儿童家庭中, 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 赞同体罚的教育观念在农村地区家长中仍比较普遍, 是增加情绪和行为问题发生的重要因素, 以此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可以减少留守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今后研究中, 可建立留守儿童的队列研究, 长期随访, 探讨家庭环境变迁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重要影响, 并探索可能的生物学机制。

利益冲突 文章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论文总设计、资料收集、撰写为周玉明, 文献调研与整理、研究实施为戚艳杰、张之霞, 提供分析工具、数据整理为何凡, 研究设计、论文修订为郑毅

参 考 文 献

- [1] Sim F, O'Dowd J, Thompson L, et al. Language and social/emotional problems identified at a universal developmental assessment at 30 months[J]. BMC Pediatr, 2013, 13: 206. DOI: 10.1186/1471-2431-13-206.
 - [2] Kusche A, Lübke A, Köppe E, et al. Prevalence of psychiatric symptoms and comorbid conditions in 3- to 5-year-old children: results of the Braunschweig Kindergarten Study[J]. Z Kinder Jugendpsychiatr Psychother, 2004, 32(2): 97-106. DOI: 10.1024/1422-4917.32.2.97.
 - [3] Jones P, Rodgers B, Murray R, et al. Child development risk factors for adult schizophrenia in the British 1946 birth cohort[J]. Lancet, 1994, 344(8934): 1398-1402. DOI: 10.1016/s0140-6736(94)90569-x.
 - [4] Simpson GA, Bloom B, Cohen RA, et al. U.S. children with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fficulties: data from the 2001, 2002, and 2003 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s[J]. Adv Data, 2005, 360: 1-13.
 - [5] Angold A, Messer SC, Stangl D, et al. Perceived parental burden and service use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disorders[J]. Am J Public Health, 1998, 88(1): 75-80. DOI: 10.2105/ajph.88.1.75.
 - [6] 全国妇联课题组.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J]. 中国妇运, 2013(6): 30-34.
 - [7] 段美枝. 中国农村贫困线分析及贫困规模测算[J].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2015, 13(2): 15-19. DOI: 10.3969/j.issn.2095-5871.2015.02.003.
- Duan MZ. Poverty Line Analysis and Poverty Scale Estimates in

- Chinese Rural Areas[J].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5, 13(2): 15-19.
- [8] Goodman R.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a research note[J].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1997, 38(5): 581-586. DOI: 10.1111/j.1469-7610.1997.tb01545.x.
- [9] Goodman R.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J].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2001, 40(11): 1337-1345. DOI: 10.1097/00004583-200111000-00015.
- [10] Goodman R, Ford T, Simmons H, et al. Using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 to screen for child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a community sample[J]. Br J Psychiatry, 2000, 177: 534-539. DOI: 10.1192/bjp.177.6.534.
- [11] Du Y, Kou J, Coghill D. The validity, reliability and normative scores of the parent, teacher and self report versions of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in China[J].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Ment Health, 2008, 2(1): 8. DOI: 10.1186/1753-2000-2-8.
- [12] 于源浩, 徐凌忠, 盖若琰, 等. 山东省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14, 22(9): 906-909. DOI: 10.11852/zgetbjzz2014-22-09-04.
- Yu YH, Xu LZ, Gai RY, et al. Statu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pre-school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rural areas of Shandong province[J]. Chinese Journal of Child Health Care, 2014, 22(9): 906-909.
- [13] Tang W, Wang G, Hu T, et al.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problems among Chinese left-behind children: A cross-sectional comparative study[J]. J Affect Disord, 2018, 241: 133-141. DOI: 10.1016/j.jad.2018.08.017.
- [14] Kariuki SM, Abubakar A, Kombe M, et al. Burden, risk factors, and comorbidities of behaviour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 in Kenyan children: a population-based study[J]. Lancet Psychiatry, 2017, 4(2): 136-145. DOI: 10.1016/s2215-0366(16)30403-5.
- [15] Erol N, Simsek Z, Oner O, et al.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 among Turkish children at ages 2 to 3 years[J].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2005, 44(1): 80-87. DOI: 10.1097/01.chi.0000145234.18056.82.
- [16] Furniss T, Beyer T, Guggenmos J. Prevalence of behaviour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 among six-years-old preschool children: baseline results of 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J]. Soc Psychiatry Psychiatr Epidemiol, 2006, 41(5): 394-399. DOI: 10.1007/s00127-006-0045-3.
- [17] Wichstrøm L, Berg-Nielsen TS, Angold A, et al. Prevalence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preschoolers[J].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2012, 53(6): 695-705. DOI: 10.1111/j.1469-7610.2011.02514.x.
- [18] 曾嵘, 张伶俐, 罗家有, 等. 中国7省市农村地区4~7岁留守儿童情绪与行为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9, 30(7): 706-709. DOI: 10.3760/cma.j.issn.0254-6450.2009.07.015.
- Zeng R, Zhang LL, Luo JY, et al. Study on emotional,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related determinants among stranded children aged 4 to 7 years in the rural areas of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09, 30(7): 706-709.
- [19] 李旭, 李志鸿, 李霞, 等. 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与父母情感温暖的关系——基于潜在剖面分析的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6, 30(5): 375-377. DOI: 10.3969/j.issn.1000-6729.2016.05.010.
- [20] 陶希, 向兵, 罗菊, 等. 农村学龄儿童伤害现状及危险因素研究[J]. 中国妇幼保健, 2015, 30(32): 5637-5639. DOI: 10.7620/zgfybj.j.issn.1001-4411.2015.32.48.
- Tao X, Xiang B, Luo J, et al.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isk factors of injuries among school children in rural area of Enshi[J]. Maternal & Child Health Care of China, 2015, 30(32): 5637-5639.

(收稿日期: 2019-06-28)

(本文编辑: 戚红丹)